晉綏日報

第一二四二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發展書販辦法

一、爲使書報下鄉，深入農村發行，把群眾需要的讀物，直接送到讀者手裏，以利邊區文教工作開展，特設此辦法。

二、書販人數，暫定卅名，登報之日起，正式建立關係。

三、書販條件，熱心文教工作，老實可靠，不染嗜好，家在邊區，粗通文字者爲宜。

四、書販來往，初次須有當地政府、機關、團體、學校介紹信件，經本店同意後，始發正式書販證。

五、書販推銷工作和活動地區，本店負有檢查和促進之責任。

六、書販批貨按[illegible]，本版七五折，外版八五折優待，書款可暫賒去，保同付清。

七、書販生活，仍由自給，但其工作中生活上的困難，本店願意盡力幫助商量解決。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　地址：興縣北關

左雲吳家窰民兵

參戰當模範參軍也爭先

參戰隊剛從前綫回來，十三個青年即自動參軍

（新華社左雲十日電）吳家窰民兵參戰隊十二人，由大隊長郭忠堂領導，自大同自衛戰開始一直在前綫配合正規軍作戰，抬傷兵、送子彈，個個情緒高漲。於九月二十二日帶了勝利品——步槍三枝，子彈三千五百發，手榴彈一百二十個勝利回來。同日晚上，又有十三個青年自願參軍，保衛家鄉。全市歡慶聽到後，個個都說：「吳家窰民兵參戰當模範，參軍也爭先。」第二天請參軍和參戰民兵吃飯時，民兵們告訴新戰士們打頑固的經驗，介紹了模範民兵路不常在敵人砲火下搶回五個傷員，又冒砲火在敵人退出的陣地上，鑽窰肚子挖出敵人埋藏的子彈二千五百發。（忠堂、佩行）

傅軍作戰參謀

徐鵬率部退出內戰

對記者稱：解放區軍民必能擊潰內戰挑撥者

（晉察冀新華社綏東前綫九日電）國民黨第十二戰區長官部作戰參謀徐鵬中校，頃率傅軍「暫編騎兵」一部投奔我綏南解放區，徐中校原籍大連，東北淪陷，曾親身受日寇蹂躪之亡國痛苦，抗戰勝利後，目睹蔣介石、傅作義依靠美械打內戰，屠殺解放區軍民，萬分憤慨，乃於九月廿七日由托克托縣黃城（托城北八十里）率部與我某部取得聯絡。徐中校對記者痛斥蔣傅內戰罪行稱：內戰政策將國內破壞，凡屬中國軍人均應起而反對，共產黨八路軍抗戰有功，尤應團結合作，攜手進行和平建設。又說：「共產黨主張東北自治，是東北人和中國老百姓意見，而蔣介石是獨裁的，僅代表江浙少數財閥利益，此次傅軍東犯，損失慘重，十七師只剩幾百人，師長朱大紳失蹤，副師長曾海濤被打斷，十一師亦所剩無幾，傅軍右翼總指揮王悠齊亦受傷」。徐中校以其在解放區所見軍民融洽，人民豐足，與傅軍軍民脫節，民不聊生對比之後，深信解放區軍民必能擊潰內戰挑撥者。（穆欣）

我游擊兵團活躍傅軍後方

收復平綏路孤山車站

歸綏傅偽眷屬惶惶搬家

（新華社綏東前綫十日電）傅作義集中主力一〇一師、三十二師五千餘及馬占山部騎五、六兩師幾部兩千餘，集結豐鎮、大同以東地區，瘋狂進攻平綏綫東段綏高，策應蔣軍進犯張垣，以致後方異常空虛。集寧歸綏僅留新一旅、二十六師幾部駐守，歸綏到卓資山間鐵路僅駐一連人。段包間亦僅駐十一師、十七師幾部二千餘人。因此，給我游擊兵團、民兵活動極有利條件。大同前綫游擊兵團於上月二十九日收復平綏路上重要車站孤山，傅偽軍向豐鎮潰退，現孤山豐鎮間六十里已無傅偽。三十日收復平旺、花哈口，上遙潮地在大同四二十里至三十里，傷工廠重地。我五分區騎兵，五日在塗觀（永壬莊西四十里）襲擊由集寧至豐鎮的傅偽運輸隊，繳獲滿載軍用品之騾駝八十頭，生俘押運人員四十人，步槍五支，子彈（二百六十發）。當日八路軍另一小部隊，在豐鎮南之發子溝殲滅傅偽由豐鎮給大同的羊子八十隻。我綏蒙強大之游擊兵團已插到傅軍後方，猛襲其生命綫之平綏路。上月三十日晚我軍突然出現在歸綏東面大門白塔車站，將白塔車站綏部電台及旗下營至陶卜齊間鐵路線徹底破壞。傅作義大本營歸綏人心惶惶，傅軍眷屬紛紛向包頭搬移。六日傅偽調兵三百八十餘人，附迫擊砲四門，重機槍一挺，企圖我邊牆壕圍堡（歸綏東北），當被八路軍某部擊退。傅偽傷亡十餘名，我僅輕傷一人。

忻縣前綫民兵英勇作戰

三戰新路村 擊退搶糧閻偽

（新華社忻口八日電）忻縣前綫民兵參戰隊配合城周民兵不斷打擊搶糧閻偽，保護群眾秋收。上月二十六日正當群眾緊張搶收之際，突出閻偽警察大隊三百餘，進至城西北十里之新路村，我某民兵參戰隊堅守村口，待閻偽軍接近時，猛烈射擊，頑偽狼狽潰退。隔一小時，閻偽重整部署再向村口闖來，我參戰隊瞄準猛擊，在二十分鐘的戰鬥中，閻偽軍又被打垮，一溜烟的逃回城去，連一個副連長的死屍都棄在戰場。二十七日偽警察大隊帶大車二十輛，改變方向到新路村東北之番村搶劫，正在翻箱、搜穀場中，我民兵勇猛衝入村內，閻偽軍倉惶而逃。二十九日閻村（城北三里）閻偽軍四百多，再到新路村搶糧，我參戰隊於東社新路村中間設伏，將其擊退，擊傷兩人，拾得手榴彈數顆，在回村時，三次英勇殺敵，保護群眾秋收，群眾對參戰隊極為愛護，拿出好多東西慰勞他們，並萬分感激的說：「你們拚死命保護，要是沒有你們拚死，明年一年的糧食都完了，咱老百姓不能活啦！」向城東南出擊的閻偽軍二十七日在木芝村（離城五里）踏響地雷三顆，炸傷一偽三，又由二十多個閻軍押運回城，正要出村時，被我某部發覺，當即捆回，繳獲二偽軍搶劫的全部物資，交還原主。各村已建立起聯絡哨，並群眾組織大變工，且收且打隨時打擊。（本）

二分區戰產合作社工友

緊張工作槍隨到隨修

（保德訊）二分區戰產合作社緊張生產，加倍製造武器，供給前方。據去工人均按規定時間上工，使修術和勤效率大爲提高。要修好多時間，現在則不管任何時候，隨到隨修，工人有時竟工作到深夜。過去平均兩天出一次槍，現在三天出兩次槍，炸彈從日裝五十個增至百餘顆。使軍火生產不僅供給本地需要，且能大量供給外縣，現各地民兵來此購買軍火者絡繹不絕。（張葉祚）

張家村優抗工作由壞變好

戰士張保再沒鬧小差

最近又當了戰鬥英雄

（臨縣訊）張家村過去優抗工作做的不好，部隊就能家園了。三區張家村張保，四年前參加部隊，家中只有父母親，因被敵人炸毀房，不能勞動，幹部不但不幫助，還說：「你兒是自己去的」，沒有過日子的數，不管家中地也荒了，吃水燒柴問題也解決不了。張保聽到這消息，給家寫了四五年就回來，他心裏仍時時不安，六月後部隊說服他歸隊，並保證解決家庭困難，他回來檢查，知道村中已借二斗米，讓村幹部撿柴給炭，包餅地十餘畝，提了六石，告他他才相信了，臨走時對村幹部說：「照顧的不錯，要好好幹呀！」以後再也沒有回來。今年他站隊李企堂代替五十個[illegible]，二槍整收三斗，四撿糧穀也長的很好，他父親去信鼓勵他好好幹不要想家，他回信來說他已當戰鬥英雄了。（許寅）

完成民族運動的最後一步

——祝雙十節並祝美軍退出中國運動——

三十五年以前，我國爆發了辛亥革命。這是偉大的民族運動，推翻滿清專制，亦即推翻帝國主義走狗的統治。這個運動雖未真正徹底完成使命，但直接目的沒有達到了，滿清與宗賊然建立了二百六十七年的「正統」，對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反抗極盡殘虐鎮壓之能事，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承認和援助，內有從吳三桂、洪承疇到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漢奸的擁護，但在最後卻抵擋不住其解，勝利的乃是被滿清咒罵為「匪類」「亂黨」的人民。雙十節的歷史，永遠堅定我們的信心，中華民族的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必然失敗，而中國的獨立自由運動必然勝利。

辛亥革命至今的三十五年間，我國又經歷了許多曲折，特別是來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和川下一個大漢奸汪精衛，日本比滿清更一個強，從「九一八」開始，日本侵佔了我國一部份領土，只十四年後，就被打倒了，因為這時我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比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加強了不知多少倍，最重要的是出了一個民族的中國共產黨。日本打倒了之後，又來了一個美帝國主義，竊佔了我們許多要塞，侵略了我們的領空和內河，控制了我們的外交軍事經濟交通，並強迫我國人民接受蔣介石的獨裁和內戰，以便使中國淪為完全的美國殖民地。美國侵略者設想們不是侵入中國是被蔣介石請入中國的，但是滿清種子是吳三桂「請」來，日本是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請」來，那個侵略者找不到個把民族敗類做見證？美國侵略者又說，他沒有用戰爭來侵略，在這一點上，侵略者似乎確實「進步」了，滿清打進來，自己做了皇帝；日本打進來，卻扶持了一個「偽土主權完整」的「汪政權」，但「進步」了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就是打都用不着打，簡直把中國當作十分合拍的地步，但不要忘了，這種「進步」同樣因其漢奸越來越無恥，越來越大，增加了侵略者的弱點，不得不用更巧妙的手法。

侵略者實際上是一代不如一代，人民力量更強大了，而侵略者更孤立了。滿清曾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日本曾得到英美德的支持，現在的美國侵略者卻在國際國內都得不到支持，他們侵入中國才一年，而中國人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對，其聲勢之壯，比之「九一八」時的反對日本侵略的氣勢，竟有過之而無不及。美軍退出中國運動由美國本土發起，上月傳入上海，在內容上加強了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一切援蔣活動，今天又傳入解放區，其內容又加上了要求蔣介石侵犯軍退出一切侵佔區。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在中國的壽命比滿清及其走狗短，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壽命一定更短。二百六十七年的反滿鬥爭，打倒了滿清，產生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假民國；八年抗戰，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產生了一半假勝利（解放區）和一半真勝利（解放區）。目前的要求美軍退出中國、蔣軍退出侵佔區的奮鬥，一定會得到更艱苦更偉大的結果，那時，我國將徹底勝利，最後享受到民族的獨立自由。全國的愛國同胞，用辛亥和抗戰的精神，向着光明的前途堅決勇猛前進吧！（解放日報雙十節社論）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晉綏日報　星期六　第二版

克己奉公全心爲人民服務
劉村長的作風是好榜樣

編者按：劉候仁同志，今年五十八歲，興縣二十里舖一個克己奉公的村長，他熟悉群衆的情緒與要求，又深知部隊與公家的困難，他善於正確處理問題。下面所說的只是去年大反攻以來的幾件事情，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做到了「向人民負責與向自己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的典範。劉侯仁同志爲人民服務的思想與作風，是大家學習的榜樣。

過路軍人打了村長　群衆不滿，村長解勸

去年反攻開始，在汽路旁邊的二十里舖村公所，支援前綫任務特別繁重，白天黑夜有事，劉村長在鋪頭兩個月內，沒有很好的睡過一夜覺。有時睡下了，差務又來了，但他毫不推諉的爬起來，黑天半夜，親自到各自然村動員，他說：「年青人瞌睡大，讓他們睡睡，我親自跑一趟吧！」有一次要差的戰士見他這大年紀，黑夜爬山越嶺的跑，很不過意，說：「村長你不要去，叫你們的通訊員跑好了。」劉村長的答覆是：「這一時期差務特別忙，有些老百姓不了解這是特殊情況，可能不滿意，咱親自去好動員，也好順便和老百姓解釋解釋，才不會影響軍民關係。」

有一天，晉綏野戰軍前方司令部軍實科的高占魁同志，帶領九個人路過二十里舖，他們不顧當時的困難，硬向招待所要十斤白麵吃，招待所的同志被逼得沒辦法只好應承下來，但找來找去只找到六斤，還是不行，便去找村長。當時劉村長剛從鄉下回來，問明不是傷病員，就要招待所同志去解釋，招待所同志和村主任都說解釋不通，劉村長就親自去解釋。不想這幾個人軍閥習氣濃厚，再加等的時間較長，一聽劉村長說白麵困難就起了火，拿起皮帶落頭就打，群衆聽見打了村長，一湧跑來二十多人講理，不料高占魁同志羞愧成怒，更蠻幹起來，用手槍逼退群衆，又用磚頭來搗劉村長，還繼續逼着叫他坦白「特務行爲」，並馬上寫悔過字據。劉村長當然沒「坦白」，只是看到這人不可理喻，想暫時躲開，但他被高占魁抓住了，上衣撕成兩片，又追到街上打了一頓。當晚劉村長渾身疼痛，躺在炕上，全村男女老少都來安慰他，白富孩的老婆並帶了白麵、雞蛋、葱來給劉村長做麵湯吃。有的人氣憤地罵：「這些斷根和尚，和頑固軍一樣。」劉村長聽到這種不正確的說法，立即起來解釋道：「這是個別的事，一個部隊實在多人，那能沒有個別不守規矩的人；軍人脾性躁，也是難免的。再說咱招待所也要負責，沒有那麼多白麵，當時就不該應承下人家，應承了人家，好久又找不來，我對招待所的工作檢查得不到，也要負責，總之，這是個別的，不要一般的去看待。」他又想自己躺下來，對群衆與幹部的情緒與工作都不好，第二天就帶病勉強起來照常工作了。

懶漢怕秋收要報名參戰，群衆很不同意　參戰是好事不能硬攔擋，問題適當解決

今年七月自衛反擊開始之後，各村民兵踴躍參戰，不樁滿的退伍軍人賀不沾地，因爲不想勞動也要搏報名，群衆很不同意，說：「今寒給你優待了一百斤米，吃完了，現在農秋收了，不想勞動，又想出去混打。」並向到那裏工作的兩個行政村幹部提出：「我們村子小，只能去一個，走兩個就頂不過來。」這兩個同志沒有好好考慮群衆意見，反而懷疑「村裏有破壞份子搗亂」，不願叫多去人參戰。沒有採納群衆的意見。劉村長聽了這報之後，感覺這有問題，便親自去石槽溝調查了一趟，回來之後正要和行政村常委幹部討論的時候，賀不沾地跑到區公所（村公所隔壁）報名來了，區上李大隊長因不瞭解情況，滿心歡喜，答應下給轉工、借糧，又說：「你有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當時劉村長也在跟前，他怕影響李大隊長在民兵中的威信，又當面阻止，等賀不沾地走後，又同區幹部和李大隊長提出這一問題研究，大家都感覺不妥當，便由劉村長負責去解決，劉村長找到賀不沾地之後，跟他說：「你才退伍回來，不必去了，春耕時大家幫助你歸上那塊地，你如果走了，地荒了，回來又是困難，你兄弟也頂不過來，村裏抗屬很多，老百姓也照顧不過來。你不走好好作務莊稼明年就可以安立起家務了。再說這次參戰數目已夠了，你一定去，下次去也行。」但賀不沾地仍堅決要去，並說：「我的地讓我兄弟經理好了。」（他以前他走後大家都得解決）劉村長見他一定要去，就讓他找來他兄弟和村主任三方面交代清楚，賀不沾地走後地由他兄弟負責，他兄弟也當面應承了。事後劉村長又向村主任說：「雖然他走了，他兄弟會負起責來，但我們也不能完全不管，還是應該酌量給他家幫一些工，總不能叫地荒了，只要說明白了，他兄弟不會把責任推到幹部身上，也不會埋怨，賀不沾地回來也會歡喜。」以後劉村長總怕把賀不沾地的地荒了，去石槽溝時，便親自去檢查村裏給幫了工沒有。

劉村長對幹部的困難，同樣體貼入微。去年大反攻中，民兵中隊長白有當爲民兵參戰的事，好久忙的顧不上照顧家裏的生産，劉村長常念的和村幹部商量：「白有當帶民兵天天不得顧地，荒了可了不得，他家老婆孩子六七口子人，莊稼長不好，今年就沒辦法，應該想法幫助幫助。」接着他提議：「先給他上幾個人鋤，他自己出起工錢他出，出不起就暫借些莊合穀。」大家都同意。當天劉村長親自到王家山等偏僻小村去幫助僱人，並領着把地鋤了。這樣白有當很感激，工作更起勁，僱人的工錢他自己也出了。

照顧了軍隊又爲了群衆　軍隊賤價賣糧風波平息

去年部隊在二十里舖四個自然村種了很多地，大反攻後部隊開往前方，莊稼都由群衆幫助鋤收回來，今年部隊派來兩位同志，要把糧食賤價賣給當地貧苦群衆。當時市價穀米每斗一千二百元，部隊只要七百五十元。這件事劉村長在王家山時得到消息，當時就給村代表說部隊要去賣糧，價錢很低，咱們幹部要幫助貧苦農民翻身，不要以爲糧食是咱們管理着，就先買下。本來部隊賣糧囑咐過，群衆手頭不方便時，糧價可以緩交。但來賣糧的同志急於完成任務，把塊家坪的七十石糧賣給群衆四十石後，下餘三十石一下子賣給了一個搗生意的孫明盤。群衆提出意見，不讓孫明盤一人買去，因爲賣糧的同志當時已去王家山，有的人主張馬上追回他來，還有的批評他不是爲人民服務。劉村長向大家說：「那位同志不了解情況，部隊又急需用些現款，咱不能說人家不爲人民服務，再說賣糧先得由人家，咱們只能和人家商量，不能說人找人家回來，人家到城裏賣咱帶能不允許嗎？」說得衆人無語了，返回來他又找賣糧的同志說：「這次咱部隊來賣糧，完全是爲幫助窮人翻身，價又低，很好，可是塊家坪賣的那三十石糧，群衆反映不好，不想叫賣給一人。你看咱區一主村，窮的地也不少，軍隊走了以後，鋤地也是老百姓鋤的，往回收、打、保存都是村裏群衆來負責辦的，咱部隊沒有來過一人，如今咱把糧賣給一人，這人又不是貧苦農民，怎能叫群衆滿意。」又說：「這也不是你的錯，總我們幫助你了解情況不夠，往回要那三十石糧也容易，就說群衆不依。要用現款我可幫助你。」那同志聽了劉村長的這一席話，又慚愧又滿意，完全接受劉村長的建議，把那三十石糧同孫明盤要回，賣與塊家坪的三十一戶貧苦農民，又將斜唐山的八石糧，也由劉村長賣給十五戶貧農。款子完全由村公所幫助收起，很快交給了部隊。雙方都很滿意。

說服群衆不要單純依靠政府　大家集股開煤窯人人都喜歡

二十里舖群衆燒炭，原來要到喬家溝去馱，一天累個死只能馱一回，價錢又大，有時還馱不上好炭。他思謀着如果在車家莊開了窯，一天能打兩回，還可降價，燒上好炭，今年夏鋤中他便決心發動群衆集股開窯。跟往常一樣，他打上鋪蓋到各村去，鋤地時，吃飯時，都和群衆談論燒炭的困難，到喬家溝搞炭太遠太誤工，群衆也都有同樣的感覺，他又進一步和大家計算，在車家山開窯能省多少工，群衆有的說：「可不是，這可是個靠得住的人都懂，開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說：「等着吧！政府會投資開的。」劉村長說：「這炭是咱自己的事，要自己來解決，我們部能照顧了這麼多，咱們組織起來，政府會幫助他。」又說：「至於領導的人好辦，只要咱已經子集起，區上的三老李，大家熟知的，他從小就是煤窯上出身，作事又負責，給區上談一下，就叫三老李負責照管，再不好了！」經過他這個後，二十里舖不自然村，召集了開窯大會，一次就集起六石三斗米，行政村開會後不幾天，點個的自然村都完成了，其他各自然村有沒完成的，介紹了他的這種掌握群衆路線的辦法，第一次下動員，也完成了任務。——全行政村共集起一百一十三石米的股子。（李六平、楊光謙、李明）

十月陽春勤勞動　一年莊稼兩年務
保二區研究秋後精耕細作法

（保德訊）二區各村農民研究秋後精耕細作法，以提高産量，目前就能進行的有幾項工作：一、耕地（翻、穀、麥子茬），特別應組織耕畜運行，年來的穀蕎倒穀子很多，擰了穫子殺了蟲，又能當年燒，所以拘穀稍除莊稼很重要。二、擱秋地。好處是地面磨平後能保存暖氣和水分，擱倒的雜草又能漚成肥料，地皮磨鬆了，明年耕地沒有土圪塔，又易捉苗。擱地簡單省工，一天能擱七垧地，是補救秋翻地牛力不足的好辦法。三、掏水渠，今年雨水大，地裏渠壞，應把它淘平，明年春耕時能節省很多工。四、刮崖溜畔，把地壞上的肥土煞入地中，將草籽埋蹭，減少明年雜草。五、拔草根，應連根除盡，能打草鞋又能喂牲口。六、掏平山變窩，可保地裏水分被風吃乾。這些工作在秋後閒適的時候做最爲適宜。（郭文瞭）

和尚泉翻地三分之二
頂工合理，換牛不換人

（寄區訊）一區和尚泉在搶收中組織了七個變工組，在變工組裏又抽出人來進行翻地，有牛的和沒牛的五相變工翻地，換牛不換人，給誰家翻地，誰家喂牛，翻一垧地還二個工，使牛力得到充分發揮，二百一十垧伏荒地翻了兩遍，二百六十垧麥地也全部翻完，一部份秋茬也已翻過，過去不翻的莜麥和甜蕎地也都翻過了，全村翻地已達三分之二，秋收也只留下四五十垧未收，由婦女兒童負責，再有三天也就收完了。男勞動力均抽出搗捆子，南宮剩下的二千五百個莜麥捆子，二十四個勞動力一天中就全部搗回，爲了早起上地，天不明，即由變工組長輪流撞鐘，集合上地。（周武山）

賀中學生三百餘　幫抗屬收秋四百餘畝
賀昌中學師生赴各村扎工秋收

〔本報訊〕賀龍中學師生組成三百餘人的收秋大隊，每天下午幫助離石大武鎮抗屬秋收和貧苦群衆收割。秋收之前，同學們即將大武抗屬及貧戶的莊稼調查好了，秋收開始，領導人每晚與市政府幹部研究第二天應幫助誰家和用多少工，白天即與群衆中的優抗小組一起收割，學生們則在進行檢討。他們大都來自新解放區，過去很少參加勞動，但都很快學會了農作技術，大家說：「我們今天也知道吃的飯不容易了。」在收割中和群衆優抗小組互相比賽，同時注意不時拋撒一粒糧食。從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底，已替三十八戶抗屬收完百餘來畝莊稼，沒有損壞一件工具，也沒有拿群衆一條繩，幫助貧苦戶擇和一般群衆收割，準備直到大武五千餘畝莊稼收完爲止，他們又調查群衆損失進行賠償，[illegible]。

借群衆東西，[illegible]不太隨洽，現在群衆印象大爲改變，許多人對學生說：「過去我們不願借給你們，怕把東西弄壞了，對不住太小氣了，以後你們需要東西，儘管來借，只要有，一定不叫你們空手回去」。（煥文）

〔中部石訊〕賀昌中學師生四十五人組成小組，分赴各村扎工秋收，[illegible]天內盡先給抗屬以三天時間[illegible]給向抗屬秋收，[illegible]然後給人完成任務。（[illegible]）

總務工作不小心　漚壞了糧食和秋菜
——方山去秋保存糧菜的教訓

（方山訊）去年秋收後，方山許多機關因對保存秋糧與秋菜不小心，致使一部份收穫受到損失。教育科把十餘擔山藥個了幾天，未除把山藥凍壞了，山藥下了窖，今春開窯，山藥已爛成一堆了。打了一石餘子，沒炕乾，即放在窯內，結果也漚了，縣府收的一百八十斤秋白菜，警察局收穫的一窖山藥，一窖白菜，結果乾脆亂了，食菜也全都漚爛了，倉庫也因糧食之倉未乾，即將糧食倒在窯裏，漚壞了小米三石餘、蕎麥一石餘，爲了此教訓，今年如何保存，應引起各機關作生產總務工作的同志注意。（予令）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晉綏日報　星期六

反抗蔣家暴政 陝西秦嶺南北渭水兩岸 六千餘人民武裝舉義

活動地區二十餘縣，屢挫蔣軍進攻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西安訊：秦嶺南北及渭水兩岸的人民，近已紛紛暴動，武裝反抗蔣介石的暴政，依據西安的官方報紙透露，陝西各地民變武裝約計在六千人以上，其活動地區達二十餘縣。其中陝南人民武裝聲勢最大，以雷得芳、王烈爲正副司令，已在山陽縣中村鎮成立了「商雒游擊司令部」，據統計，該部約四千七百餘人，活動於山陽、商縣、雒南、商城、鳳縣、略陽、鎮安、藍田等八縣的廣大村鎮，並在山陽、商縣等地建立了根據地，其中蔡興運部且已在商縣蔡家川成立了民選縣政府。該縣粉皮溝一帶，近來各村人民參加該部者極爲踴躍，該保全體壯丁竟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們擁有長短步槍及機槍，曾與蔣家正規軍及地方團隊作過百餘次大小戰鬥。七月二十九日，柞水人民武裝曾逼近縣城，嚇得縣長警察局長都逃跑一空，並曾一度攻入鎮安縣城，以致縣長趙文斌被革職查辦了。現在國民黨官方亦不得不承認「非地方團隊所能剿滅」，並大感「疲於進剿」。大體中方面，東起華陰西至寶雞沿隴海路一綫之渭南、華縣、洴陽、岐山、扶風、鱗游、麟縣、武功、鳳翔、寶雞等十縣之鄉鎮中，亦有千餘人民武裝，在王子成、王子平、王振傑等領導下，時與蔣軍作戰，每支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武器多爲短槍及陶鋒機槍，「出沒無常」，使蔣方「應接不暇」。在洛川、白水、蒲城、宜川、同官、宜君等六縣，亦有數支人民武裝，人槍約二百餘，領袖爲王志傑、雷振民等，曾多次與蔣軍作戰。八月十七日，王志傑部四十餘人在宜君緣橋鎮截擊國民黨陝西第三區專員傅總，傅抱頭鼠竄；八月中，並將下鄉作惡的蔣介石特務王玉海拖到山裏殺死。國民黨當局對陝西人民武裝實行搜攻——「搜剿」「清鄉」，但遭人民武裝奮勇抵抗，「搜剿」「進剿」之蔣軍並屢次發生兵變，如商縣保警隊二分隊奉命於八月五日開赴白玉鄉「進剿」，當行至谷龍圍時，班長賀嘉賓曾同士兵將本正，將隊長殺死，當即起義，全部率隊同奔了山裏去。又白玉鄉自衛隊三十餘人，由隊長率領，於八月七日開至鄉公所，高呼「收槍」，將鄉長驅逐，繳槍而去。

重慶各界向中美農技合作團抗議 反對美方殖民地式的開拓

「認爲這是日寇『農業中國』的再版」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渝訊：此間工商界經濟學家及新聞界紛紛反對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對中國的殖民地式的開拓。上月五日，該團抵渝，次日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渝分會發出致該團的公開信，指出該團開拓中國四種農作品——絲、茶、桐油、羊毛之爲「自私的狹隘目的」，認爲中國需要工業化，必須立刻停止內戰，全面和平，才能得到農業改革。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四川分會亦發表抗議性的意見稱：「如只係你們不按照中國人民的需要和國家工作，中國人民是一定堅決拒絕和你們合作。」該信指出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政治民主，停止內戰，平均地權，減輕人民負擔等等。各界的抗議曾使該團團長赫契生及副團長沈宗瀚爲之驚慌，以至不肯接見記者。六日下午，蔣政府官辦的建設口貿易協會與該團舉行座談會，亦拒絕記者旁聽。七日，前述經濟協會與中農二會及其他等十六團體舉行了一個「歡迎會」，會上赫契生極力否認「一才要使國農業中國」的企圖，下午該團招待記者很作此種解釋，但記者紛紛質問：「美政府軍事援華及最近售賣剩餘物資予國民政府助長中國內戰政策，對中國農業建設發生若何影響？」一使赫契生爲之語塞。據該團計劃在中國開拓絲、茶、桐油、羊毛等農產品，以出口至美國，供應美國工業需要，國民黨區民主人士咸認此爲日寇「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再版。

我地方兵團破擊隴海路 半月斃傷俘蔣軍九百

（新華社隴海前綫九日電）八路軍地方兵團正對蔣軍內戰動脈隴海路蘭封段，展開猛烈破擊戰。半月來，據不完全統計，大小戰鬥五十三次，斃傷俘蔣軍三百七十餘人，生俘五百二十一人，繳獲長短槍二百八十餘枝、輕重機槍九挺、電台兩部、汽車五輛、浪倉棉花布匹等，擊毀二十二大車，破壞橋樑六座、鐵路十一里。現隴海路蔣軍內運殊感困難。

以奪獲的武器裝備自己 保定民兵七月來 斃傷俘蔣僞一千五百餘

（新華社晉察冀口九日電）保定民兵現以開獲的新式武器，裝備了更大的參戰隊，配合八路軍主力參加自衛作戰。該縣民兵半年來，僅粉碎蔣僞軍進攻及「清鄉」掃蕩行動，始終堅守北部全綫河沿岸地區，並不斷深入蔣軍側背，將游擊戰爭的火燄燃遍城郊附近。據最近七個月來統計，單與配合地方兵團自衛作戰共一零九次，攻克蔣僞據點五處，恢復被「蠶食」村鎮廿餘處，斃傷蔣僞軍官兵一千三百五十五名，生俘一百六十七名，繳獲輕重機槍廿五挺、擲彈筒五個、步槍二百五十六枝、手槍七枝及其他軍用品、被劫物資等甚多。按保定蔣僞軍在平漢北段重要據點，自實行停戰協定以來，在好戰份子[illegible]、大漢奸[illegible]等領導下，最近七個月來，曾出動四萬二千餘兵力，向解放區下犯達四百八十九次，被其侵佔的村鎮共一百四十餘個，[illegible]共捕殺人民二百三十五人，搶糧至十七萬四千餘斤，[illegible]五百餘車，並在侵佔地區強迫民工，[illegible]耕地一萬八千餘畝，[illegible]數千名漢奸僞警等均被重新任用，組織有所謂「還鄉隊」「同鄉會」等特務組織，並恢復僞統治時大鄉公所二十五處，以加強統治，勒索苛雜，僅城郊三百餘戶的唐莊統計，每戶平均即須攤款[illegible]五百餘斤，若折合現款數字驚人。保定民兵以各種方式協助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

劉伯承將軍在前綫 正在創造一驚人戰果

（新華社隴海前綫七日電）劉伯承將軍總部記者七日電：劉伯承將軍總部正在緊張而冷靜的氣氛中。發報機的馬達聲作響，電話鈴響個不停，新訊傳報忙碌。劉將軍在一幅巨大的地圖前，以電話指揮作戰。記者以中央社造謠劉將軍犧牲的廣播稿示劉將軍，一笑置之，仍繼續其電話指揮。他正在創造一驚人戰果。據劉將軍部之權威人士稱：中央社這種無恥謠言，在於掩蔽其接二連三的敗績，並圖以之振奮其再敗三爛的士氣軍心。但這一設謠將軍負傷，一設潛逃，三設犧牲，前後矛盾可笑。天才指揮者劉伯承將軍的部隊，在三個月中已殲滅蔣軍十個旅（師），第三師師長趙錫田被俘，第一旅旅長黃正成就擒，三十一師師長劉潤創、一八一師師長米文和僅以身免，落荒而逃；其他高級軍官被擊斃者更不計其數。他說：「將軍現在正發揮其高明的軍事指揮天才，不久的將來，蔣介石軍將再一次嘗到劉將軍的厲害。」

從蔣軍坦克駕駛員的日記 看馬歇爾的真面目

原來蔣軍打不好，要受馬歇爾的處罰。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九日電）九月初荷澤地區大李家戰鬥中，八路軍繳獲了蔣軍第三師（原十軍）中尉駕駛員陳懷亮的一篇自述和三本日記，下面是自述中的最後一段：『現在我們已奉到命令向華北共產軍進攻，臨行前，長官訓示：「服從命令，消滅『共匪』。過去我們遭受了幾次失敗，這次一定要打好，這次如果再打不好，馬歇爾元帥就要處罰我們了。」噯！我真不懂×（意指蔣介石）和汪精衛到底有什麼區別。這次到華北去，我是抱着送死的心情去的，聽說共產軍戰鬥力均極旺盛，戰爭是沒有把握的，這次戰爭能否生還，是很難說的。但還有什麼辦法呢？別了，我的戰友們，永遠的別了。』據另一個被俘的裝甲車駕駛員說：陳懷亮駕駛的坦克車已被八路軍用繳獲的美國火箭砲擊毀，陳懷亮已作了無謂的犧牲。

平漢北段我軍 擊潰增援蔣軍兩個團

（新華社平漢前綫七日電）平漢北段八路軍擊潰蔣軍增援部隊第五師。該師於七日經[illegible]沿平漢綫，六日，主力兩個團到達[illegible]縣南長林店。七日拂曉至長林店、高碑店間一時，即遭八路軍一部痛擊，將該師兩主力團全部擊潰，俘其二百餘人，傷斃一部。今日，該師已退至[illegible]以北據點，固守求動。

蔣介石排除異己 編餘川籍軍官流浪求乞

一個軍官說：如果共產黨軍隊叫我去給我飯吃，我一定去。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重慶航訊：蔣介石藉口「整編」，將大批川籍軍官列入「編餘」之列，他們現在都流落外鄉，挨餓典當以至求乞。一些想從湖南回川的，走到宜昌，坐不上船，因爲軍運正緊，長江而上川的船隻都被封了差，他們見到一隻回路的船，三五成群的擠上去，因沒船票，又被趕了下來。一次一百多個編餘軍官在宜昌走頭無路，跑到後勤部水運指揮所，把該所主任徐方包圍起來，鬧了半天，幾乎動武，徐最後以四川同鄉之誼，答應替那幾天鬧得川差船運送和附搭客船的辦法送過了一批人，但零星走來的編餘軍官，卻無船可坐。他們輪流搭客船成批的坐等船呢。在某船上，軍官們都說：政府把我們當廢物，丟掉不管了。一個軍官說：「我不做編餘軍官，我要做紅軍去了。」一個軍官說：「如果共產黨軍隊叫我去給我飯吃，我一定去。」這表示了編餘軍官的一般心理傾向。

回不得家是苦，回了家也是苦，無依無靠，沒有飯吃，有的冬天來了還在賣衣度日，重慶街頭巷尾，到處可以看見許多衣冠不整的流浪軍人。隨都雖然還有四個軍官總隊作爲「收容」一批失業軍官的場所，但名額有限，還有大多數的人還是被擋在門外。該局登記失業軍官，原定五月底停止，後因各方要求，延期至六月底，但這期間命令中央訓練團招收，至六月二十三號還有不少擠不到名額而去者，延長的，早又過期了，一位失業軍官說他好容易湊足了路費，從貴州趕來重慶，但到了重慶，仍沒人理會，以至衣被什麼都賣光。

九月十五日，失業軍官們在渝成立「失業軍官請願團」，準備集體請願，定於九月二十七日登記之失業軍官聯合二千二百餘人，其中川籍佔絕大多數。二十三日，編餘軍官在該團領導下，隨時變更計劃，改派代表分向市府行轅和中訓團等請願，但毫無結果。二十七日下午，行轅叫他們的代表去談話，說指他們內部複雜，要他們遵守「紀律」，他們的憤怒，他們說：我們內部情況極爲單純，我們並不是要吃飯，不能等着餓死。現他們正籌[illegible]

蔣介石在東北收編之僞匪 千人投降我軍

（新華社東北[illegible]六日電）蔣介石在東北收編之「地下軍」（即偽滿軍）東北收編之僞軍土匪，現均紛紛向民主聯軍投誠。據不完全統計，已達千人。松江方面，九月中旬，[illegible]等地，匪部五百餘人，攜械投降。合江方面，[illegible]、謝文東、毛正等匪部，槍二百餘枝、機槍二挺、迫擊砲一門，於九月下旬向民主聯軍投降。

蔣軍九十六軍內部 派系龐雜矛盾很多

（新華社[illegible]九日電）[illegible]之蔣軍九十六軍，係由原東北軍及[illegible]改編而成，該軍軍長何柱國等都是東北人，[illegible]。[illegible]該軍內部矛盾很多。[illegible]

投降後，[illegible]美裝者，僞軍們一律[illegible]「美化」者不過五十而已。

簡訊

[illegible]

論自我批評（文獻節錄）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發生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我們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點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與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或錯誤、缺點，不能犧牲嗎？」（毛主席：「論聯合政府」）

× × ×

列寧說：「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這個黨是否鄭重和它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群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那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鄭重黨底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頁）。

「迄今以前一切革命黨之所以陷於滅亡，就是由於它們自傲和不善於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並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且學會克服弱點」（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至二六一頁）。——節錄聯共（布）黨史結束語第五條。

× × ×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一時的和僥倖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底幹部以及一般地工人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方法。……

「……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比如某個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李四不願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為那裏能担保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容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的普遍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為着某些同志的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祇能斷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廣中喊聲：「對呀！」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是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顧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以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並把病毒驅進我黨機體的內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清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它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的在生活的浪潮中前進。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鬥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副刊

思想漫談

楊營長怎樣批評了硬要吃白麵的同志

王鋒戈

在我們的駐地有個機會，經常有三分區和呂梁軍區各單位的人來打糧，每次來的人數很多，村幹部爲了省事，就把人分開，派到老鄉家裏去吃飯，我們部隊上有些同志，一進老鄉的院子就喊着要白麵吃，却沒有聽見他們問過一聲老鄉的莊稼長得怎樣了？秋收的情形怎樣？他們也不看老百姓的生活情況。

村裏負責招待的幹部遇到强要吃白麵的同志，也沒有辦法，祇好跟上他們到各家去，說：「你家給隊伍上做幾個人的飯，人家要吃好麵哩！」老鄉答應說：「我們沒有好麵哩！」幹部就說：「想辦法籌！人家要吃哩！」扭回頭就走啦！因爲這樣，軍民關係，搞得很不好。老鄉背地裏說：「一派飯就要吃好麵，我們實在沒有哩！有，還不給做着吃嗎？」

有一次獨三營來了四五十個掛彩的同志，半個村子的老鄉，每家都派了兩三個人吃飯，裏面有三四個同志硬逼着老鄉要吃白麵，老鄉給做了豆麵，他們說：「豆麵有味哩，不能吃！」又說：「我們吃了飯要走路哩，吃上豆麵不耐飢！」說得「理由」十分充足的樣子！逼得那家老鄉跑了半個村子，沒有借到白麵，最後跑來問我們借白麵，我們問了情形，楊營長就把他們帶隊的幹部請來談話，指出我們是人民的隊伍，爲什麼向老鄉要沒有的東西吃？我看你們帶來的人當中，還有不少的新戰士，爲什麼剛穿上軍衣就忘了自己是老百姓呢？並指出幹部應該注意教育戰士，糾正這種侵犯群衆利益的現象。那位帶隊的排長很虛心的接受了。另外營長又把村幹部請來，對他們的工作作風也提了些意見。不該凡事不問對與不對，往群衆身上一推了事，現在村幹部方面的工作也有進步，在部隊同志和村幹部的注意下，群衆紀律，軍民關係均加强了。（完）

傅銀生不忘舊仇

魯征

看了血淚仇，激起心頭恨，擦乾辛酸淚，決心要報仇！

傅銀生同志，看血淚仇時，就看就哭起來了，他哽泣着說：「看了血淚仇，就不用看我了，一樣樣的悽慘。」

傅銀生是忻縣農民代表大會上的代表。在敵僞統治時，有一夜他剛睡下便聽見「哽哽哽」的打門：「誰？」「快！開門來！」「誰？！」——「啊！」門開了進來兩個村警，就把傅銀生拉在村公所的院裏，夜——是黑漆漆的。

村長郭銘文恨恨的說：「派下你家村款四塊白洋，怎麼還不出！」

「村長！我四口人，只有幾畝地，連吃的也沒呀！」

「哼！怕出款把地賣乾，怕做工把人死淨！」

「村長！你今年當村長！翠翠也當嗎？這麼心寒？」

罵一下惹惱了村長，「混蛋！捆起！」

捆在一棵樹上，傅銀生被摔了半夜，嗚嗚的哭，五十九歲的父親，五十三歲的母親，十多歲的兄弟，還等他回去呢！可是天黑的甚也看不見。只有冷風。

第二天，才賣了僅有的一隻山羊，交清了村款。但是地主們的款還動也沒動呢！

又有一回村裏要下兩個兵，不是按弟兄多派，村長指劃着說：「銀生、二牛，你倆去吧！」

「村長？這是怎樣派的？」

「怎派？問什麼呀？叫你死也得死去哩！」

於是他安頓了父母：「我幾時回來幾時再種地吧！活在人家手下沒辦法。」全家痛哭了一場，便進了僞軍兵營。

每天除三操兩講堂，吃的乾水糠粥、麩子麵、生窩窩，士兵們時常「有心回家看爹媽，隊長那兒告假不許可，請假不准還受處分，」不是偷跑便裝病。有一次他也想偷跑，誰想跑出去又被捆回來了，隊長一見，左右耳光亂打，厲聲大罵：「狗日的！溜叫你跑！把你的狗腿打斷！」後經苦苦哀告，半寸厚的戒尺，左右手各挨了二百板，五指不能挨，腫成黑血泡，筷子也不能拿。第二天又放在四五丈深的冷冰冰的窖裏，出來後又害了一場傷寒。

八路軍解放了忻口，才把他解救出來，像主仁厚到了邊區似的見了青天。

傅銀生看着血淚仇，想起了他這些受過的痛苦與仇恨，最後，他擦乾了眼淚說：「我定要決心報了我仇冤！」

幫助老鄉秋收

賀龍中學一班學生　沈世鳴

晌午過了，民運委員成福魁喊道：「勞動小組集合，幫助老鄉收秋去！」我們六十多個同學，立刻就站好隊，門外早已擠滿了老鄉，笑嘻嘻地望着我們。劃分好地區後，就由小組長率領着，跟上老鄉收割秋禾去了。

我們幫助的老鄉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名叫張永齊，家裏有五口人，在舊政權時沒有地，全家就餓肚子，新政權成立後，才慢慢好轉過來，現在已有七畝地了。爲了保護自己，他兒子到前方打反掃蕩去了。

我們這組共有十幾個人，到了地裏，只見一片金黃的穀子，長的很稠密，高粱也很茂盛。大家彎下腰不停地割。趕先的邊割邊嚷着：「咱們比賽誰割的最好最快」。有的唱着愉快的歌兒，後來就只聽見鐮刀「嚓嚓嚓」的響聲，你若偶然抬起頭來，看吧！每個同學的頭上、臉上掛滿了汗珠兒，但他們也不用手巾去揩，祇怕耽誤了勞動。

到黃昏時，我們已割了四畝地。一片稠密的田地，霎時變成了廣場。老鄉笑嘻嘻地說：「好快呀！真是人多好幹活，一會工夫把我兩天的事情都做完了。」他從口袋裏掏出紙煙來硬塞在每個人的手裏說：「吸吧！不要客氣。」但同學又把紙煙塞在老鄉手裏，或裝在他的衣袋裏，說着：「我們不會抽。」

愉快的笑聲充滿了大地，老鄉高興的揮着莊稼，我們也說着唱着，邁着輕快的步子回到了學校。

地主和長工拉話

守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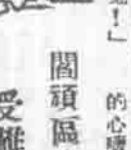
一天，地主偶然高興，到地裏和他的長工拉話。

地主問：「你說什麼東西頂大，顏色又頂黃？」

長工拉過一顆穀子來說：「穀穗。」地主說：「不是。」長工又抓起一把黃土說：「黃土。」地主說：「也不是！告訴你吧，是黃金！」長工心裏想：「你這個大混蛋，沒有人種地，看你你黃金當糧食吃！」

接着那個長工也問地主：「你說什麼東西頂大，又頂沒有用處？」

地主說：「毒蛇。」長工說：「不是」，地主又說「砒霜」，長工說：「不是，砒霜你不吃牠，牠決不會毒你，而且砒霜可以上地，是有用的東西呀！」地主問：「那麼，你說是什麼呢？」長工笑了笑說：「是地主的心壞！」



閻頑區小影（十八）
受難的婦女

一、「放哨」

徐溝縣南尹村，自從閻軍侵佔以後，有的青年逃跑，有的被閻軍抓去，「治村」人員就把婦女集中起來，一方面强迫讓她們找回男人來，一方面挑好的强姦，每天晚上還要一個婦女到砲台上放哨，南尹村有十多個砲台，就得派十多個婦女，强派婦女上了砲台後，就任意玩弄欺侮。

二、「强霸」

在渦岡營村，有一家女人長的漂亮，被閻僞縣上「流亡工組」（特務組織）的人看上了，爲了强霸這個女人，就說她男人是通八路軍，給送過情，有手榴彈。把男人誣弄死，把女人强霸了去。（鄭克明）

三、「强抓」

最近閻僞在清徐平川各縣成立「好人團」，專門到各村搶抓丁，强拉年青婦女，把她們拉到據點裏，强迫姦污。今年八月間，在清源邊山白石溝口的幾個村子中，拉走上三、四個年青的婦女，先向她們家裏要很多的銀款，銀款一到了手，又將那些年青婦女「發配」給「好人團」當婆姨。

四、「受訓」

閻頑區的婦女，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都要「受訓」，供閻奸爪牙的調戲姦淫，「受訓」沒有定期，「治村」人員一時無聊時就集合「受訓」婦女。今年七月間徐溝王答「治村」人員，要每個婦女穿白鞋、紅襪子、青褲子、白上衣，背着個大草帽子，每日到「治村」村公所集合，醜的罰跪，漂亮的就叫到屋裏，名之曰「個別談話」，或「個別訓練」。（鄭思化）

五、「配給」

徐溝南尹村治村人員，最近在村裏把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婦女，集中起來，進行檢查登記，將沒有出嫁的，和男人不在的，實行「配給」，先由官長們選擇，看着那一個好要那一個，下餘的由當兵和僞民兵挑，每人一個，圓[illegible]結婚，誰要反抗，就是不服從「閻司令長官」的命令，硬打罰跪，坐黑房子，老百姓都嘆氣說：「咳！這成了什麼世界了！」（張大千）